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员会

征集办

中央执委宣传部印发

《中央半月刊》

(二卷六期)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
共
半
月
刊

期六 第二卷 第

(期四十三)

版出日一月四年八十國民華中

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行

布 塞 維 克

期 目 次

反對軍閥戰爭宣言

現在軍閥戰爭的形勢

一九二八年未的中國

共產國際的綱領

共產國際十週年紀念

福建的政治現狀和工農

『武裝暴動』的序言

忠 福 林 哈 布
詔 混 生 玉

反對軍閥戰爭宣言

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勞苦羣衆們！

蔣桂兩系軍閥又開火了，軍閥戰爭的慘禍又懸到我們頭上來了！

中國封建軍閥在五卅以後的大革命當中，廣大工農勞

苦羣衆鬥爭，革命暴動的威力，已經動搖了他的基礎，吳佩孚，孫傳芳先後倒台，革命將要澈底的勝利，建立完全

獨立自由永久和平統一的中國。但是中國國民黨，代表

着居於剝削地位的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不願意廣大勞苦羣

衆的解放，不願意澈底驅逐帝國主義，不願意肅清封建勢

力，竟實行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利用封建軍閥來摧

殘工農勢力，使帝國主義的侵略重行加強，使封建軍閥的

統治危而復安。中國國民黨便是毀滅中國革命，葬送中

國民族，造成新軍閥戰爭的罪魁禍首！

帝國主義買辦地主資產階級和軍閥，都是靠剝削吮吸工農勞苦羣衆的血肉來生存壯大，所以對於工農勞苦羣衆

的革命鬥爭，當然要聯合一致的施以殘酷的壓迫，這一年來，已經是不止數百萬人死在他們砲火刀槍之下。到了把工農革命壓迫下去以後，這些強盜，便都想獨佔這一肥厚的贓物——四萬萬人的血汗。因為分贓不勻，自然又要開始互相搶奪的火併。

第一，很明顯的這次軍閥戰爭，是帝國主義互相搶奪中國的戰爭。英日帝國主義固然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印度朝鮮，把中國人都變成他們的奴隸，所以勾結桂系奉系軍閥做他的工具來搶奪中國的統治。美帝國主義也是一樣要把中國變成他宰割下的殖民地，不過他已經是世界帝國主義之王，好像是坐地分贓的強盜頭子，可以用一些假仁假義的狡猾欺騙的面孔來掩飾他的強盜行爲；所以他用一些承認關稅自主的表面空名來賄買中國資產階級，接受他的投資，使中國廣大勞苦羣衆都成爲他的財政資本的奴隸。這些帝國主義既然都在進行瓜分中國的政策，而

世界大戰危機又日益緊迫，故各個帝國主義當然要很快的擴大和鞏固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當然要唆使各自的工具——中國軍閥互相火併起來。

第二，這次戰爭很明顯的又是資產階級與買辦地主階級搶奪反革命領導權的戰爭。買辦地主階級固然是要極殘酷的剝削中國勞苦羣衆，尤其是農民，但中國的資產階級，雖在剝削的方法上有多少不同，然而他的殘酷並不亞於買辦地主階級，他只有把中國工農的血肉貢獻給帝國主義的能力，決不能而且不願改良什麼工人生活解放廣大的農民。他們既然都要靠剝削工農勞苦羣衆來生存，當然要爭取這一反革命統治的領導權，以便利自己的發展，遂促成軍閥更快的火併起來。

第三，這次戰爭很明顯的亦是封建軍閥搶奪地盤的戰爭。軍閥都是些貪慾無厭的強盜，都只想擴張自己的勢力，獨霸中國；因此互相搶奪財政，擴充軍隊，在廣大工農兵士羣衆的死屍上來建築自己的寶座。

工農兵士勞苦羣衆們！我們看清了這些帝國主義的

陰謀，看清了統治階級的鬥爭，看清了軍閥的野心，便可知這一次戰爭完全是反革命的戰爭，是一羣強盜搶奪我們血肉的戰爭！這樣的戰爭祇是加深我們的痛苦，還要把我們的肉體做他們互相搶奪的砲灰！兩派軍閥，尤其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蔣系軍閥，惟恐廣大勞苦羣衆起來反抗，却打起許多好看的旗幟來欺騙我們。

他們說：「我是爲求得中國獨立自由而戰爭」，這是鬼話！南京政府成立以來，那一天不在賣國？他們與帝國主義訂立的條約，完全是承認帝國主義的特權。桂系軍閥固然明顯的是英帝國主義的工具，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一樣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並且惟恐日本在這次新的大戰中重行出兵，馬上便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把山東以及全國的許多特權賣給日本。國民黨的任何一派，都是一樣的賣國賊，都只能做帝國主義的工具，決不敢反對帝國主義。

他們說：「我是爲反對封建勢力而戰爭」，這是鬼話！桂系固然明顯的代表中國封建勢力——買辦地主階級：

蔣介石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他的本身亦兼有封建的剝削。他必然而且已經與封建勢力妥協，決不願澈底肅清封建勢力。這次戰爭也是勾結一部份封建勢力來反對桂系封建勢力。他現在這樣加重苛捐雜稅的剝削，這樣加重對於工人農民的剝削，很明顯的表現他的封建性，他自然不能肅清什麼封建勢力。

他們說：『我是爲統一，裁兵，裁釐而戰爭』，這是一樣的鬼話！桂系軍閥固然明顯的反對裁兵，裁釐，統一；蔣系軍閥口喊裁兵，實際加兵，口喊裁釐，實際加稅，

口喊和平統一，實際製造戰爭。我們只要想一下現在所受的層出不窮的剝削，和這些軍閥互相統奪的事實，便可知道這些反革命騙子的甜言蜜語中，都藏着了殺人的利刃！

中國共產黨明白的宣言，現在任何一個軍閥，統治階級，國民黨的任何一派，都是革命背叛者，都是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給帝國主義的工具，都是廣大工農勞苦羣衆的壓迫者，都是毫無人道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都是中國民族

解放的障礙。要求得澈底裁釐裁兵，真正的和平統一，必要首先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要澈底肅清封建勢力，必須完全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要根本驅逐帝國主義，必須首先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要根本消滅軍閥戰爭，更只有廣大工農勞苦羣衆一致起來，以革命鬥爭的力量，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自己直接管理的政權——工農民主蘇維埃共和國！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勞苦工農兵士貧民羣衆，一致起來，爲實行上面指出的革命政綱，爲澈底消滅軍閥戰爭，作堅決的鬥爭！

全國工農勞苦羣衆們，軍閥戰爭的準備，已經經過很長的時間。在他們準備的期間，特別加重對於我們的剝削！他們爲準備戰爭，籌備軍餉，加緊苛捐雜稅的剝削。南京政府裏所發行的公債已經在二萬萬元以上，最近又加抽鹽稅，特稅，營業稅等。廣東政府，更大開煙賭，抽收人頭稅，煙竈捐……等。山西河南陝西一帶加重田賦，預徵錢糧到民國廿八年等。這都是榨取我們工農勞苦羣衆的血汗！他們爲準備戰爭，惟恐廣大的羣衆

起來反抗，更加緊白色恐怖的壓迫，禁止一切羣衆運動，箝制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任何羣衆團體，都以整理，指導的名義，強迫變成他的御用機關。天津，以至全國任何一處，有許多革命的勇敢的戰士，為爭取這最後一點的自由，都遭了他們的血刃！北方廣大的災荒

，使五千萬以上的災民求生不得：這不是因為他們準備戰爭，加重對農民的剝削，使農民最後一粒的種子都他們剝奪去了，使農民沒有錢來講求水利，購買肥料所製造出來的嗎？全國廣大勞苦羣衆，都破產失業，甚至不得不被迫而為土匪，以求苟延旦夕；這不是他們準備戰爭，加重對羣衆的抽剥，使羣衆無法謀生，所製造出來的嗎？金融恐慌，物價昂貴，市場衰落，生活日益艱難，不都是軍閥準備戰爭製造出來的嗎？

在軍閥準備戰爭時期中，已經使我們受着這樣慘酷的痛苦，軍閥戰爭一開始爆發，又實行拉夫，拉車，封船，封馬，交通斷絕，運輸阻隔，金融益加恐慌，物價益加昂貴，甚至工廠停工，商店關門，使廣大工人失業，貧民苦

上加苦。在農村中要遭受軍隊蹂躪，遭受槍砲的危險，房屋被焚燒，財物被搶劫，弄到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萬惡的軍閥，萬惡的統治階級，是我們廣大工農勞苦羣衆生死的敵人。不打倒這些軍閥，不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決沒有解放的出路！

全國工友們，空前的戰爭慘禍又爆發了！我們要一致的團結起來，反對軍閥戰爭加於我們的壓迫剝削，反對軍閥藉口戰爭來禁止我們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反抗資本家利用戰爭來加緊對我們的進攻，縮減工資，延長工作時間等；反對資本家藉口戰爭，關閉工廠，使我們受到失業的恐慌，尤其要反對一般黃色領袖，國民黨走狗的欺騙。如果那一個說在戰爭時候，不要鬥爭，他便是工賊，他便是資本家的走狗，便要驅逐他，打倒他！工友們，只有鬥爭，才能反抗剝削階級的進攻，只有我們鬪爭的威力，才能爭取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還要在鬥爭中積聚我們的力量，擴大我們的組織，準備最後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消滅軍閥戰爭的革命勝利的鬥爭！

全國勞苦的農民羣衆們！空前的戰爭慘禍又爆發了！

我們要一致團結起來，反抗軍閥的壓迫，反抗戰爭給與我們的痛苦，反抗拉夫拉車，封船封馬，反對加重田賦，反對苛捐雜稅的剝削，反對強佔民房，反對軍隊搶劫奸淫，反對攤派糧餉，尤其要反對替軍閥做走狗的地主豪紳。勞苦的農民羣衆們，畏怕逃走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團結起來，積極的反抗，不供給軍隊的糧食，不納攤款的指稅，尤其要向兵士積極的宣傳，告訴他們『替軍閥當砲灰是不值的』，要他們與我們聯合起來一致行動，推翻軍閥的統治。並且我們自己要在這樣積極鬥爭中，積聚我們的力量，準備革命暴動，推翻地主豪紳的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達到最後的勝利！

全國的兵士羣衆們！我們以前不都是工人，農民嗎？怎樣受地主豪紳資本家的剝削，怎樣受軍閥民團的屠殺，怎樣的破產失業，不得已而當兵，這些慘痛的前事，決不要忘記！進了軍隊以後，官長的壓迫虐待，更是慘酷萬分，軍餉幾月不發，父母妻兒都在家裏挨餓，本身更

是奴隸一般，稍一自由，便遭受非刑毒打。官長升官發財了，我們還是永遠做奴隸，當砲灰！現在這些軍閥，又因爭地盤，爭權利，互相打起來了，他們無論勝敗都可以升官發財，我們只有送死，打傷成了殘廢，馬上遣送回家，一點點撫恤費，都進了軍閥的腰包，這是多麼慘酷呵！

兵士羣衆們，大家要找出路，要謀生活，要不受痛苦，要不做奴隸，只有積極的行動起來，帶起武裝，跑回農村去，與農民聯合起來，打倒壓迫我們的豪紳，沒收地主的士地。同時還要極力的向我們弟兄宣傳，大家聯合一致，倒轉槍桿，打死自己的官長，與工人農民聯合起來，推翻政府，建立我們自己的政權，然後才能得到真正永久的幸福！

全國貧苦商人，學生，和一切手工業者，這些萬惡的軍閥，加重苛捐雜稅的抽剥，箝制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現在的世界真是比孫傳芳，吳佩孚時代還不如了，軍閥戰爭的爆發，更要加倍的痛苦！希望別人來解放我們，完全是夢想，只有自己團結起來，作堅決的鬪爭，反

抗苛捐雜稅，反抗禁止結社集會言論出版的自由，實行罷課罷市的示威行動，最後還要準備工農兵士聯合起來，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建立我們自己直接管理的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民主共和國。然後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

全國工農兵士及一切勞苦羣衆們！我們自己的痛苦，只有我們自己鬥爭的力量才能解除，希望別人，就等於希望真命天子出世一樣的空想！蔣系，桂系是一樣的軍閥，國民黨的任何一派都是一樣的屠殺羣衆的劔子手。

我們受了蔣系的壓迫，決不要幻想桂系來解除；受了桂系的壓迫，更不要幻想蔣系來解除！蔣系桂系是一樣的軍

閥，國民黨任何一派都是剝削羣衆的強盜，我們的幸福，只有我們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我們的痛苦，也決不要幻想別人來替我們解除！

全國工農兵士勞苦羣衆們，一切軍閥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戰爭就是帝國主義指使來爭奪中國統治的，我們要反對軍閥，尤其要反對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明白的告訴全國工農羣衆兵士貧苦民衆們

！如果不是我們自己起來作堅決的鬥爭，如果不是以我們

革命鬥爭的力量來消滅軍閥，驅逐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的統治，那麼，軍閥戰爭將繼續不已。就是蔣桂戰爭結束了，蔣馮閻奉的戰爭也必然不斷的起來，我們將無法脫離軍閥的壓迫，脫離戰爭慘禍！全國工農兵士勞苦羣衆們，只有鬥爭，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是我們解放的出路！

中國共產黨提出下面的口號，號召全國工農兵士貧民爲這些口號的實現，作堅決的鬥爭：

反對軍閥戰爭！

反對苛捐雜稅！

反對加重田賦！

反對預徵錢糧！

反對關閉工廠！

要求以物價的比例增加工資！

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

反對國民黨用指派訓練的名義來取消我們組織的自由

反對拉夫拉車，封船封馬！

反對強佔民房，攤派軍餉！

反對軍長的壓迫苛待！

要求發清欠餉！

要求軍需公開！

最後工農兵士貧苦民衆們，都要一致的聯合起來在鬥

爭中擴大自己的力量，準備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消滅軍閥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八日

中國共產青年團中央委員會

工農民主共和萬歲！

打倒軍閥政府！

戰爭，建立我們自己直接管理工農兵士貧民的代表會議的政權！

布爾塞維克 第五期

- 中國共產黨告中日兩國勞苦民衆宣言.....立三
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我們的中心任務.....忠發
漢口反日罷工中應有的認識.....彭湃
反帝運動的危機.....秋白
世界的無產階級獨裁.....問友
中國到那裏去？.....代英
施存統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

現在軍閥戰爭的形勢

忠發

一 編遣會議後的政治局面

編遣會議以後的政治局面是什麼？簡單的說，便是加工製造戰爭的局面。

編遣會議以前的政治局面，固然也是製造戰爭的局面，但是戰爭經過編遣會議以後，經過編遣會議上大家相互的讓步以後，在這一個虛偽和平的局面，大家仍是繼續的去製造戰爭，加工的去製造戰爭，一直到最後的爆發。

這次戰爭的爆發，自然不是一天促成的。編遣會議

以後，中國政治生活中之中心問題是準備戰爭，一切統治階級的活動，都表現着是準備戰爭的策略，是製造戰爭過程中的花樣。湖南事變，縮短了這種戰爭的準備。

湖南事變自然不是偶然發生的，他有他所以發生的原因。想明瞭這種現象形成的過程，必要預先知道過去統治階級在準備戰爭中之一貫的策略，要明瞭過去統

內部的階級關係。

在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買辦爭奪反革命領導權的第一天，在蔣桂系開始直接搶奪國民黨政府中之領導地位的時候，雖然到現在已經經過了許多形式上的變化，雖然已經有了好幾次的相互進攻與退守，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總有其一貫的策略，這個策略直到現在戰爭已經爆發的時候他還沒有原則上的變更。我們不明瞭民族資產階級之這個一貫的策略，便不能解釋過去及現在之一切的政治問題。

這個策略簡而言之，就是：加緊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努力分裂封建地主買辦的內部勢力，妥協足以阻礙自己目前進展的帝國主義。這種政策的目的是要延緩戰爭爆發的期間，縮小將來戰爭波及的地域，使資產階級在將來戰爭中可以費小的力量而取得勝利的把握。

資產階級的策略，當然要根據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

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不利於戰爭的擴大。資產階級非

至不得已的時候，他絕不願意戰爭。並且他要盡量使戰爭的範圍縮小，使時間縮短。因為到戰爭爆發之後，交通的停滯，市場的縮小，軍事的戒嚴，戰費的負擔，處處對於資產階級有直接的損失。並且，資產階級所號召於民

衆的也是和平統一，資產階級所以搖尾乞憐於帝國主義的也是和平統一。現在的和平統一，固然是虛偽的，表面的，但是資產階級現在的政治地位，就建築於這個虛偽和平的局面之上。不有現在虛偽和平的局面，則資產階級不能滿足自身目前直接的經濟要求，不能欺騙羣衆，不能宣傳其改良主義的口號，不能在帝國主義前面取得修約賣國借債的資格，沒有這，便不能保持現在的政治地位。

但是，建封勢力的壓迫，全國割據的局面，裁兵裁釐之不能實行，軍事財政的各地獨立，地主買辦的專橫猖獗，又使着民族資產階級不得不起來反對這些現象。因為這種現象不但不能改良資產階級本身發展的條件，而且不能阻止革命運動的發展。資產階級爲的要阻止革命運動

的發展，爲的要適合於自己之經濟的利益，不得不企圖奪取這一個反革命的領導權。但是，在目前這種政局之下，在封建勢力這樣猖獗的時候，資產階級若想取得這一領導權，若想鞏固這一反革命的領導，則非有武裝的戰爭不可。

不願意戰爭，同時又不能不戰爭。在這兩種矛盾狀況之下，資產階級唯一的出路，就是想法子使戰爭縮小，使戰爭盡量的化爲局部問題，使戰爭的時間盡量縮短。資產階級的中心策略，於是向着這個目的進行。

怎樣使這個戰爭縮小呢？第一，需要使帝國主義者不推波助瀾，需要使他這種行動得着帝國主義的諒解。

資產階級若無條件的反抗封建勢力，則中國封建勢力的后台主人——英日帝國主義——一定要出來反對。資產階級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願心，他絕不敢出來反抗帝國主義的統治。但是，封建軍閥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若使帝國主義不阻礙這種反封建軍閥的行動，則一定要預先保障帝國主義利益的安全。日本在膠東幫助封建軍閥所

施的擾亂，便是帝國主義威嚇中國資產階級的一個榜樣。

日本果然想使張宗昌「東山再起」嗎？何必呢？馮玉祥到山東還不是一樣嗎！但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恐怕馮玉祥到山東不如張宗昌，所以日本需要做出一個榜樣，使任何到山東的中國軍閥，都明瞭他自己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應盡的義務。中國資產階級預先明瞭這一點。在中國資產階級準備爭取反革命領導權的時候，首先恐怕英日合作的實現，恐怕在中國反映一種奉桂合作，所以盡量用許多賣國的外交手段，使英日各得其利益的保障，以暫時緩和他們的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應該是單獨的與美國財政資本的合作。但是無論如何，資產階級還沒有任何的力量與勇氣，他不能堅決的執行單獨依靠美帝國的路線，他不得不同時向英日帝國主義投降。固然，他前途的發展與壯大，終要附屬着美國財政資本的統治，但是目前他的行動，仍是不敢有任何積極的損害英日帝國主義的行動。相反的，資產階級一方面與英日帝國主義的走狗爭取反革命的領導權，另一方面對於英日帝國主義

本身，確極力的擔保其利益。只有這樣，纔能相當的使英日帝國主義不至於積極的打擊中國資產階級，纔能使中國資產階級在將來的戰爭中可以有比較勝利的條件。除了妥協帝國主義以外，第二便需要勾結一部分的封建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本與封建勢力有相互的聯繫，自身並沒有企圖澈底的消滅封建勢力。自身背叛革命以後，畏懼羣衆運動的發展，益發使其沒有反對封建制度的決心。資產階級現在所希望的，不是削減封建地主買辦的整個階級，並且也不是完全消滅他們的地方政權，乃是——也只是——要取得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領導。並且中國封建地主軍閥在社會進化的前面，他們已經是日就崩潰的狀態，其中的分裂破碎自然非常之劇烈。在現全在全國經濟發展的方向上，無論封建勢力是怎樣握着政治上的領導，但他在經濟上終要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因為他無論如何不能恢復中國的封建制度，不能倒推歷史進化車輪。在這樣狀況之下，往往使某一個地方的封建政權，在全國的政治生活中可以服從資產階級的政治領導，

可以成一個反對另一部分封建地主的力量。閻錫山，朱培德，陳調元，馮玉祥，……等等，雖然各個所在地方的經濟關係不同，但是嚴格的說起來，這都是些封建軍閥，但或者因為與其他大軍閥衝突的關係，或因為企圖蛻化為資產階級的關係，或是受了本地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或是受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都可以成為蔣系資產階級聯合的力量。自然，這並不是說他們相互之間沒有衝突，也不是說他們與蔣系沒有衝突，乃是說在進攻桂系軍閥的時候，他們有暫時聯合的可能。但正因為他們與蔣系也有衝突，所以他們又有倒蔣的可能。這種封建勢力的破裂，不獨在幾個對峙的大軍閥中表現出來，並且即在一個大軍閥統治的內部，也同時可以發生。譬如桂系是現在封建軍閥中之最有力的一個，也是現在與民族資產階級爭取反革命領導權的主角，但他所統治的內部，仍然發生着同樣的分化，一部分仍然走到蔣系那方面去，湖南的魯滌平便是三個，其餘的仍然還有不少。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仍是可以侵入桂系軍閥的內部。所以資產階級的政治

代表，不獨可以領導資產階級的及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的羣衆，並且——而且必然要——領導一部分破碎的封建地主買辦的力量。資產階級也只有勾結得了不少的封建勢力以後，纔敢與全國的大封建領袖——桂系——決裂。因此，資產階級所領導反桂系的鬥爭，客觀上雖然有相當的反對封建勢力的意義，但是這種鬥爭仍然建築在利用封建勢力的基礎上，仍然不能有任何之澈底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意義。為自己的發展，不得不反抗封建階級的領導，同時為可以反對封建階級的領導起見，又不得不勾結一部分的封建力量，這就是現在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中的矛盾。

同時資產階級還有第三個策略就是加緊改良主義的欺騙民衆的宣傳，擴大其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資產階級固然沒有力量去改良工農羣衆的生活，沒有力量達到中國之真正的自由平等，但是資產階級却要做出許多「像煞有介事」的樣子，在表面上做出許多裝飾門面的「建設」事業。資產階級現在所努力的「建設」事業，最主要的作用固然是在於向封建勢力之政治的進攻，而另一方面仍是

轉移羣衆的注意力，樹立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擴大羣衆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資產階級這種欺騙民衆的宣傳，同樣有準備戰爭的作用，因為現在資產階級只有當着羣衆沒有真正革命高潮的時候，當着羣衆相當的在他的政治影響之下的時候，他纔能安心的發動反對桂系的戰爭。資產階級之許多『革命的』，『建設的』口號，在羣衆中是要造成『革命戰爭』的空氣，使羣衆承認他所領導的反桂系的戰爭將是一種『革命的戰爭』，這樣可以使資產階級在將來的戰爭中更容易的得着勝利。

這三個政策，同時並用，是現在資產階級之一貫的政策。從外交上妥協一切帝國主義，從政治上進攻封建勢力，勾結一部分的封建軍閥，擴大欺騙羣衆的宣傳，這樣纔可以壯大資產階級的勢力。自然，這並不是說資產階級不努力擴大自己的軍事武裝；相反的，資產階級同樣需要擴大自己的軍事戰鬥力，檢閱自己的軍隊，並且一樣的是利用軍閥制度，因為只有這樣纔能幫助他的政治進攻，只有這樣纔能威嚇封建勢力之讓步。不過資產階級本身

所希望的不是暴發全國範圍的戰爭，而要盡量使戰爭的範圍縮小，因為這樣於資產階級有更大的利益。假使事實不會是這樣，資產階級被逼而不得不進行全國的戰爭？則這便表示着資產階級這種策略的失敗，但是資產階級為這種策略的實現，確已經賣了許多國了。資產階級不獨對於美國——這是他的基本主人——已經有了很好的關係，並且對於桂系的基本主人——大英帝國主義——過去也做了許多可恥的投降，這種投降仍然沒有使英帝國主義不幫助桂系。對日本帝國主義所做的賣國外交，從前並沒有取得大日本的十足歡忻，這一點在戰爭爆發以前，資產階級表示着很大的遺恨，戰爭爆發之後，資產階級對日帝國主義不得不作進一步的投降，解決了久而未決的濟案，又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許多不敢公開的好處，來使着在反桂系的戰爭的時候，不會遇着日本的搗亂。但資產階級不如此則必難得着反桂系的勝利，想得着『勝利』，必然要更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

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過去的確有了相當的擴大，即

使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即是桂系軍閥的領袖，在表面上

他都不得不贊成資產階級的原則。資產階級勾結軍閥的

成績，使許多豪紳地主買辦階級的代表，如閻錫山，陳調

元，朱培德等等，在目前這一個階段中，都暫時成了資產

階級的附屬力量，在反桂系的戰爭中都可以代資產階級搖

旗吶喊。不獨如此，即他在桂系軍閥的統治之下，資產階

級同樣可造成自己所可能影響的力量，即在兩湖兩廣的內

部，仍然有許多軍閥，或者現在已經明顯的成為資產階級

政治勢力的代表，或者將來在反桂系戰爭中可以變成倒戈

的力量。資產階級的這種策略若是得着完全的勝利，則

可以使桂系買辦地主階級的力量，逐漸的『和平』的削弱

，使桂系內部的勢力不經戰爭而起『和平』的分化，使最

後的武裝衝突，可以很快的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與小的地

域內了事。但是資產階級這種希望，雖然曾經有過一個

時期的成績，但是最後終於失敗了。

地主買辦階級很知道資產階級這種策對於自己的危險

， 在各方面都是表示出反抗資產階級的進攻。但是，關

於政治的口號，封建地主買辦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之下，無

論如何他沒有能力足以反抗資產階級的進攻。裁兵，裁

釐，統一以及其他等等的口號，地主買辦階級在表面上無

論如何，都會逐漸的表示讓步。自然，事實上地主買辦

階級不會照着資產階級的口號去實行，他仍然是要依靠着

自己的軍事力量，在自己所佔據的地域以內，依然是進行

自己之封建階級的路線。所以封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關係是『政治上不得不讓步，軍事上絕對不讓步』的形勢。

貴州戰爭，四川戰爭，編遣會以及其他種種事實，都是這樣證明的。湖南事變以至戰爭最後爆發的近因，都是如此。

封建階級之政治的讓步，固然可以與資產階級結成暫

時妥協與虛偽和平的局面，而軍事上不能讓步的政策，便

是與資產階級直接衝突的基礎。因為，資產階級的政策

是要分裂封建軍閥，要勾結地主買辦內部之一切動搖的軍

事力量，是要在封建階級統治的地域內部，造成自己（資

產階級）可以影響的力量，這一點是封建地主階級所不能

忍受的。

湖南事變的意義就是這樣，戰爭爆發的近因，也是這樣。湖南是封建地主的統治，是桂系的基礎之一。但是因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因為蔣系的勾結，使着魯滌平與資產階級發生了聯繫，成了桂系的心腹之患，這就是桂系所不能忍耐的事。武漢政治分會逼走魯滌平的事，就表示着桂系的反攻。我們且不論過去魯滌平與蔣系的關係，我們只就這一次事變中之各人的言論看來，很明顯的看出當時已經是兩個階級的衝突。就武漢政治分會的官樣呈文看，魯滌平之所以被免職查辦的原因，是：

1. 對於政治分會之『指導監督』，『任情阻抗
- ，一意孤行』；
2. 把持財政及用人行政，不服從武漢政治分會
- ；
3. 『剷共勦匪，諸多不力』，不如武漢政治分會殺人之多；
4. 『釐金鹽務，諸端重征』，沒有解到武漢政

治分會去；

一四

5. 『該主席舉動乖張，不顧一切，其蔑視屬會（政治分會），實即違抗中央』。

假使我們看魯滌平對中央的呈文，便另是一樣：

『……對於用人行政，必須秉承中央意旨，方為天經地義。惟武漢政治分會，延不撤消，且不遵守中央條例。……例如財政一端，自須遵照中央統一財政計劃，而武漢復有兩湖財政委員會，另有方針，遇事擅專。……湖南厲行煙禁，禁吸，禁運，禁種，逐漸設施，因此直接影響武漢之市場，間接則影響武漢特稅之收入，遂招不肖軍人及奸商之反對。……』

我們看這兩方面的呈文，便知道一方面的旗幟是『政治分會』，另一方的旗幟是中央政府；一個是分治，一個是統一；一個明顯的代表著封建地主買辦的要求，一個明顯的提出資產階級的政綱。這件事發生之後，桂系及蔣系的代表，雖然口頭上無論如何掩蓋，但是處處都露出他們各的階級本質，表示了兩個階級的策略路線。國民黨